

他一脚泥一身汗回到杨柳村部时,正好碰到负责食堂的小静出门倒垃圾,她笑着对他说,书记怎么才回来呀,都快下午两点了,有个美女在接待室等了好久啦,还告诉他中午饭留在灶上的锅里。

老婆来到贫困村

手掌小说/龙玉纯

四位村民有说有笑,仔细看,原来是贫困户老张两口子,和老刘两口子。书记你看谁来了?四位村民见到他后几乎异口同声说,然后一起走过来把手里的鸡蛋和韭菜交给给他。书记,我们乡里伙食不好,你都几个月没回家了,我们给你带了点菜,请收下,老婆这么远了,多陪陪看看山里风景,我们走了。他说这怎么行呢?就给你们钱。还未等他说完,他们就跑了。他正要去追他们,老婆拦着他,他们是真心真意的,收下吧,下次给钱也行的。那好,正好还没吃中饭,刚好一起把菜交到厨房去。

他带着老婆来到厨房,一边吃饭一边和她说话,从省城到杨柳村,开车也要差不多三个小时呢,没走错路吧。老婆回答说,怎么会错呢?你都给我讲过N遍了,在哪里下高速,在哪里下省道,在哪里拐进你们乡道,我都记着呢,你们新修的村道真不错。好样的,看样子老婆同志还是很支持我这个扶贫干部工作的,不然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他开玩笑说,不要给我戴高帽子,我问你,你的胃本来就不好,在这里你还经常这样不按时吃饭吗?她有点生气地问道,乡村干部有哪个能做到的?更何况现在扶贫任务那么艰巨,大家都卯足了劲,恨不得把时间都用在干活上呢,我这个第一书记可能因为胃病摆谱啊。他故意把话说得轻松点,就知道找理由,身体垮了难受的是你自己呢,真不想理你了。她心疼地说道,不要担心,回去以后我多加注意就是了。他赶紧安抚她。

正说着,政务大厅一个小姑娘敲门进来汇报,接到上面通知,今晚天气预报有大到暴雨,要我们小心山洪和山体塌方。他赶紧放下碗筷,马上通知各村民小组,要大家注意防范。好的,小姑娘就出去了。老婆,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油茶基地吧。他拉着她的手

马上走出厨房,走向停在车外的小车。村油茶基地去年新开辟的那片最怕大雨,因为树小土地裸露多,不知水沟挖好没有,必须赶紧去看看。

你慢点开好吗?山路不是用来跑车的呢。他倒把车开得快,把她给弄得紧张了。好的,我是想试试在山路上你晕不晕车呢。他开玩笑说。不到二十分钟,车到了一座山顶上,他不晕好车,立即便朝山坡走去。她下车后,找到山上最高点,俯看下面,顿时被震住了,从山脚开始一直往上,全部整整齐齐种的油茶树,而且右边的已经成林了,这么大的面积,不知道花了多少人工和精力,这将是一笔庞大的绿色财富。他已经走到了最左边半山腰,和几个正在挖沟的人说着什么,说完便和他们一起干起活来,全然忘了山上还有自己的老婆。

天快黑的时候,他上来了,满头大汗,一脚沙子。对不起老婆,没陪你。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又不是来旅游的,不要你陪,事情做完了吧。她从车里拿出毛巾给他擦汗说道。想着老婆在山上等,全身都是汗,做起来就快。他开玩笑说。你坐这边,我来开车,累成这样了还嘴硬。她心疼地指挥着他,然后开车不急不慢地下山驶向村部。

山村夜晚的风声雨声大得人难以入睡。她看着他那黑黑透红的脸说,你那机关笔杆子的形象完全不见了,三年多的扶贫工作,改变了一个人啊,机关的新岗位在等着你呢,你是愿意和我一起回去,还是留下来继续当第一书记?他一听她说话的口气,立即靠上去温柔地亲了她一口,然后说,老婆这么远来看望慰问我,我当然得听老婆的,你要我走就走,同意我就留。

第二天早上,她是被透过窗帘的阳光和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叫醒的,房子里没有他的影子,也许他一早就去查看雨后的油茶基地去了。她洗完脸,然后去食堂吃了饭,又给他洗了衣服,他还是没有回来。她想自己该走了,免得影响他工作,于是打开车门后,取出在家给他准备的药和其它日用品,放到他的床头,并留下一张字条:记得按时吃药啊,我还会抽空来检查的。

古镇戏事

文/董宁

我们那是古镇,岁月的深巷里,吹糖人、捏面人的师傅满街来回走,卖彩球和冰糖葫芦的小摊位,还有各种货铺摊,更是惹眼和逗人。但最热闹的,还是古镇的戏事。

乡亲们过大年,或收拾完农活有了闲,记忆中的乡戏就一场接一场地开始上演了。古镇街中心有一处戏园子,来看戏的人一波波往这赶,像赶年会。小孩子不懂戏路,更不知故事的曲折离奇,但比大人还兴奋,哪儿热闹就往哪儿钻,戏园子自然成了开心的乐园。那时我是个戏迷,虽猜不透这穿了长袖阔袍的古装戏,但逢戏必看。那天有一场没到,心里就直痒痒,像瘪了的气球一样打不起精神来。

戏园子里看戏的人爆满,台下可是个热闹地,一排排简而易位上的人影晃动,清凉的空气中流动着看不见的热流。老爷爷、老奶奶、小媳妇、壮如牛的庄稼汉,还有跑前跑后的小顽童,都拥挤成了一锅粥,戏园子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窝,古镇的乡土民风和热闹事儿,像是都来这里躲藏了。

棒鼓手“啪、啪、啪”几声脆打,台上三阵锣鼓敲过,戏要开演了。垂幕一拉开,台下刷地一片井然,一双双如珠的大眼睛静止了一般,几尺舞台让眼要看乱阵脚的游客都屏住了神,乱哄哄的戏园子转眼成了安静有序的讲堂,左右突突的热闹劲儿,一下子跑散了,乡亲们赏戏的好时光,说来就来了。

戏台上,长袖甩成了旋风,高帮靴踏出一阵烟。小丫鬓着一身花套衣,迈着碎步缓缓走来。歌直的黑脸暴怒无常,打着转儿“喳喳”地叫个不停。俏俊的书生便是另一个模样,扇子一滑,像掠过一缕春风。演员一个个走进角色里,戏台像是穿越时空走来,演员观众近在视线,却又相隔遥远,相望却不能相拥。前台西征,烈马腾空,武将操戈,战旗舞起西风。又是盔甲嘶吼,跟斗翻卷,擂鼓震天,酣战卷起尘烟。演员一头埋进戏中走不出来,一场场战事淹没了,忽又从历史的隧道中跑出来。观众十来观景,一眼却看到千里之外,看到北宋,看到南陈,看穿了世间美丑和爱国豪情。古镇戏台上,我一场接一场地看过好多戏,如《杨家将》、《木兰从军》、《精忠报国》、《小罗成》、《霸王别姬》等。这些虽是乡戏,上演在古镇的舞台,却有天然野趣之美,像自然长成的一颗粒小珍珠,打小深埋在记忆中。古镇的乡戏,有的豪情满怀,震撼人心,有的则千回百转,曲折离奇。有的又凄婉悲切,有的还惹笑逗趣,乡亲们很是喜闻乐见。这些古典名戏,演员个个使出了本事,有的唱腔圆润甜美,有的又唱得悲悲切切,声泪俱下,生把台下唱出一片唏嘘。还有的声音轻柔尖细,高亢处,却又如百灵高飞。热闹的乡戏,把乡亲们唱得豪气满怀,一会儿又抹泪掩面。它唱活了乡韵,唱熟了岁月,唱翻了古镇。

戏散,窄斜的小道上,三五成群的乡亲们仍没从戏中走出来,一位老奶奶扯着嗓门说,这秦桧咋就这样害人呢。

七律·再读《送瘟神》有感

诗/张金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江城武汉哀鸿鸣。
黄鹤楼空黄鹤去,长江水寒横流东。
中南海里发号令,众志成城见行动。
白衣天使顶逆风,临危不惧化险情。
各地疫情常变幻,严格筛查不放松。
科学防治取成效,风雨过后见彩虹。
今日再读七律诗,主席气魄亦恢宏。
全国人民皆舜尧,定把病魔收瓶中。

享受鼾声

文/苏敏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和妻结婚24年了,现在可称为老夫老妻。对于妻的鼾声,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当初还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适应期。新婚燕尔,妻在睡前喜欢和我聊聊天儿,而说着说着,声音渐低,鼾声渐起。始则舒缓,如浅海潮声;继则急促,如深山狮吼;尾声如撞钟,清音有余。一次、两次,乃至天天如此,很令我恼火,同时也很纳闷:妻娇小的身躯内,何以能蕴藏如此巨大的能量,发出如此高分贝的噪音来?开始几天,我尚不失“君子之风”地保持缄默,但有一天终于忍无可忍,揭开这个“盖子”。对于我这个和文字打交道的人的绘声绘色之描述,妻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口咬定是我“胡编乱造”。可惜那时家中没有如今的智能手机,不然录下音来,定可让她自己“消受”一番!

但后来的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妻的鼾声一点点由烦人的“噪音”,变成了一曲百听不厌的歌。这些年妻做过几次手术,而病魔常常于夜间发难,在医院陪护时,往日熟悉的呼噜声听不到了,房间里悄然无声。妻是生怕影响我休息,强忍着疼痛的折磨,假装已经睡着但又如何瞒得了我!正在忧心忡忡,屏声敛气地注意着妻的动静。突然一声“春雷”打破寂静,妻的鼾声如空谷足音,由远及近,由弱转强。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声音:妻的鼾声,表示她在人生的路途上又将越过一个险滩。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庆幸的呢?还有什么歌曲比这更为动人的呢?我也便在妻的呼噜声中,躺在简易的小床上安然入睡。

妻的鼾声,对我有了特殊的意义:妻鼾声如雷,预示着一夜平安。于是,我对妻的鼾声,很快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感情,不但是早已适应,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竟从一改消极的忍受为热切的期盼,闻其声如见其人。只有在妻的呼噜声中,我才睡得踏实、安稳;如果妻的呼噜声久久不起,我会立时警觉起来。妻晚间的鼾声在我听来,简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了。

最近几年,家里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孩子上大学去了外地,妻有时就有些抱歉地说:“真不好意思,打扰了你几十年,如果你不堪其扰,可以去孩子那屋睡觉。”我连想都没想回答道:“你的呼噜声在我这里已经成为旋律优美的催眠曲,离了它,我真睡不着呢。”妻的鼾声是首歌,一首百听不厌的歌。

在赛场地的东边,我大外甥女儿和两个小家伙站在西边,由于她们是逆风打,在手忙脚乱、大呼小叫地连打十多次后,气球依然飘落在了她们那边,我不战而胜。看着她们奋力拍打、慌张忙乱的模样,我眼泪都笑出来了。

打了几个回合,都是我轻松取胜,然后我下场看着背包,让二外甥女上场继续对阵,结果她也是以一敌三完胜。两个小家伙越打越上瘾,都不舍得走了。但是因为下午我们还相约去我老公老家勒槐花,所以玩到11点,我们就赶紧各自回家了。

下午一点钟,我们四家人准时在大外甥女楼下聚齐,然后开着车,浩浩荡荡地向我老家——高山进发。一路上欣赏着秀丽的景色,我们个个心情舒畅,说说笑笑三十分左右就到了我老家。我老公和大外甥女婿负责给我们勒槐花,我和三个外甥女儿负责勒槐花,其他人负责种菜或看孩子和小狗去丢。环坐在溢满梧桐花和槐花香的院子里,我们聊着槐花谈笑着,身心都很愉悦。两个小家伙更是兴奋得不行,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玩儿打仗,一会儿去探险,一会儿搞搬运……玩得开心极了。

勒槐花勒到六点,收获颇丰,邻居又送给我们一大捆韭菜和一大包生菜,我们高高兴兴返程。临行的时候两个小家伙还先后跑过来对我说:“五姥姥,我回来还要来五姥娘家,五姥娘家真美,我玩得很开心!”



生趣凭依蒙蒙雨 中国山水画作/郑作军

快乐的星期天

郑州市上街区外国语小学 王桂芬

听说万株牡丹跨山越水已移驾建业联盟新城,前天上午,我和两个外甥女及她们的孩子一起去赏牡丹。

通往建业联盟新城售楼部的道路两旁,红色和黄色的三色花在冬青和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鲜艳夺目。走进售楼部,看到几百盆的牡丹分放在楼盘四周,盆盆开得热烈奔放,花朵硕大,鲜艳欲滴,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但这却吸引不了我们这些喜欢去洛阳观过牡丹的人,这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

拍了几张牡丹的照片,我和孩子们就走出了售楼部,到了斜对面的亚星江南小镇。亚星江南小镇正在搞活动,两个小家伙想玩小镇的彩虹滑道,于是我就和她俩去排队,让两个外甥女儿去售楼部拿票。轮到两个小家伙滑了,我站在滑道的对面,看着她俩从上而下滑时那灿烂的笑容,我感觉心都醉了。

玩了彩虹滑道,我们又去售楼部要了两个彩色气球,然后在外边拍打起来。可是今天风太大了,根本打不成,于是我们就转到了小镇人工湖北边的一处较背风的地方。我站

2019年11月,燕凌伯伯回(来)老家省亲,见到我为纪念中共党员、我的祖父孟棘仄先生诞辰110周年由荥阳市关工委、荥阳市文学院编印(孟均责任编辑)的传承红色基因读本《众生写忠诚》一书,97岁的燕凌伯伯老泪纵横,爱不释手,将书带回京,老人家饱含对孟老师的深厚情感和对革命历史高度的负责,不顾年事已高,仍疲寝忘食、挑灯夜读,并逐句逐字核实、圈点并有多处眉批点校,还专此来信殷切地希望我们按原书后记中所讲再补充修编再版。真的该感谢伯伯老人家,当即还专此撰写《读小幸遇孟老师》、《孟老师引领我参加随军抗日宣传队》、《孟老师和草台班子》等回忆文章,还有73年前(1946年)我的祖父孟棘仄作为《中国时报》特派记者在该报发表的《麦忙天在汜水》的原报样,我的祖父孟棘仄作为省城开封《中国时报》的特派记者,写了一篇通讯《麦忙天在汜水》,为苦难中的家乡民众呼吁的《麦》文的原报样,以及他珍藏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与孟老师的几张照片,和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朱悦华:《何燕凌与〈人民日报〉》)等,并就《终》书补充修编提出了指导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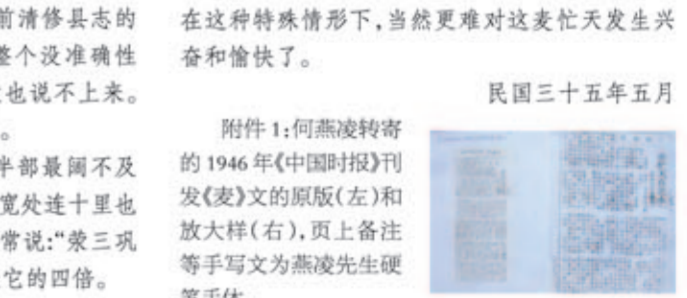
珍贵的资料 历史的记忆

文/孟均

之田,那就很少了。可是人口呢据前清修县志的时候调查过,说十五万,在我们整个没准性的民族,这下小角落的人,自然确数也说不上来。不过想着,想着,是可能比以前多点。 汜水地形象一只“烧鸡腿”,北半部最阔不及四十里。可是向南冲出一狭条,宽处连十里也量不够。就面积的比较上讲,人们常说:“柴三孔四”,意思是柴阳是它的三倍,巩县是它的四倍。 在这小县份里,因为山河的盘踞,可以耕种的田地,不是山岗,便是沙滩,只有一个小部分比较肥沃的便是泥河下游的“湾地”。说起这个“湾地”长度不及十里,最长处只有一里半,在这区域里,一年只能把握一季“麦子”,因为秋禾是常常被山洪把它冲光的。这是汜水唯一的富饶区!谁看见了这“湾地”。这只是平均每每人不到一亩早田的汜水人眼里是这样。 槽的简直气死人,雨水不欠,麦稞又好。只因为天凉,开花时又下了连阴雨,往年象黄涛一样的“湾地”麦,近年竟变成一片污水池。在乌青色的霉烂色的麦田,麦坏了,收成甚少也减之六七。这固然是吃“湾地”籽的人们的最大不幸,在这么人稠地瘠的县份里,谁不能被其灾殃呢? “焦麦炸豆”的季节,是庄稼人忙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兴奋愉快的时候。今年有点

不大相同,大部分的麦子坏了,到处的麦地里,在手把着那不是正常颜色的麦秆时,便会同声慨叹着“不幸的命运”。在汜水的山岗沙滩湾地里自然更受不过坏天气,连“湾地”麦也坏得那么可怜,汜水的庄稼人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当然更难对这麦忙天发生兴奋和愉快了。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

附件1:何燕凌转寄的1946年《中国时报》刊发《麦》文的原报(左)和放大样(右),页上备注等手写文为燕凌先生硬笔手书。



附件2:何燕凌(1922—)原名杨育智,河南省原汜水人(1954年并入荥阳县)五云乡(今郑州市上街区)左照村人,早年在孟棘仄及其他老前辈的指引下“走人革命队伍,投身党的怀抱”,1943年至1945年就学于抗战时期迁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同时,成为中共南方局领导的青年民主运动“据点”核心组成员,积极从事青年运动,曾创办和编辑《中国学生时报》。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暂时回到河南,在省城开封报社从事地下工作,参与创办和编辑《中国时报》。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长期在(1946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1948年改称华北局机关报,1949年后,改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工作,曾任(1版)编辑、记者、评论员、编委会政治秘书、农村部主任、编委。1979年奉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创办和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任编委、副总编、编审,1987年底退休。之后,曾数次回河南和家乡荥阳调研。